

南飞◎著



家比天大

JIABI
TIANDA



本故事以老何源为伦理中心。以小舅子媳妇与大姐夫之间的同命相怜；四小姨子与二姐夫的情感纠缠；四姑爷刘德林“黑色幽默”式人生境遇为主要线索，并以多视点复合式结构，逐渐展开何家大院在这个疾速变化的时代面前，所表现出的焦虑敏感以及自嘲式浓郁的生活情趣，从而感悟个体生命的脆弱以及小人物不屈的精神操守和顽强的人性尊严。借此告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活着的和逝去的平俗生命！

 现代出版社

I 2K
1579-C2

大 天 比 家

南飞/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比天大/南飞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7-80188-563-0

I. 家… II. 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2796 号

作 者: 南 飞

策划编辑: 张红红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64245264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45 × 925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88-563-0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立 春 1
雨 水 16
惊 蛰 26
春 分 36
清 明 47
谷 雨 61
立 夏 72
小 满 82
芒 种 94
夏 至 107
小 暑 123
大 暑 137
立 秋 153
处 暑 162
白 露 166

秋 分	180
寒 露	188
霜 降	195
立 冬	206
小 雪	222
大 雪	242
冬 至	248
小 寒	256
大 寒	271
□ □	288
○ ○	303
后 记	309

立 春

何姗没笑，说刘德林你给我站住，别看你脑满肠肥，好像多么富贵似的，冲你那手形却是个鸡命哩。刘德林听后惊诧不已。

就差那么一点点天要亮的时候，何家大院四小姐何姗让尿给憋醒了。要按以往惯例，她准会把尿尿在床脚痰盂里，然后返身上床再睡个回笼觉的。可今儿个例外，她胡乱登上牛仔裤，迷怔怔赶往院外公厕。公厕内黑咕隆咚，一脚下去，弄不好，很有可能踏空。因内急，何姗也顾不得了，凭感觉就上了去，还好，位置选得较准。两脚刚一落下，一股旋风忽儿地从池下吹进，直刺她的口鼻。何姗忙屏住呼吸。解毕，脸憋如猪肝，提拎裤子匆匆离开。出得公厕门口，不由紧缩双肩，用鼻孔扫瞄阳光，阳光没扫着竟扫到一个黑影，猛地睁开眼睛。

一看，是徐志远。

这徐志远是何姗二姐夫，穿警服，人特白净，副处级。一直是何家大院红人。住大院西厢下首，与何姗门窗相对。也是来上厕所的，每天都这个点来，很准时。但他从没在这时候碰上过何姗，觉得新鲜，说喔喏，你也上厕所呀！何姗两眉一挑，射出两道弧光，说废话，就兴你上么？！哧啦将裆口拉链从容关闭。鼻眼开始扭曲，样子极逗。

徐志远不自然笑笑，拿眼迅速左右瞄了下，然后向前凑一小步，似乎有啥话要跟小姨子说，后又觉得此地不够妥，遂咽回，说算了算了。

何姗阿嚏一声，终于把那个喷嚏给打了出来，脸一吊，说你给我站住！我最讨厌含着冰吐不出水的人了，看了叫人难受，想说啥就说，装啥葱耶！何姗舌头小棒槌一般，梆梆梆一顿乱砸，徐志远像挨了一顿按摩，感觉一种说不出的熨帖，就顺溜说了。说他今天出差，要走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打算给家里每个人捎一份礼物，又不知买什么好。说话的样子像刚过门小媳妇。何姗扑哧一乐，乐得极是钻心，心说小样儿，纯粹没话找话，见了我舌头就短，还老是装葱！

何姗特恨徐志远，恨得牙根发痒，有时恨不能把他变成一颗蚕豆用大牙碾碎才解心头之恨。这一点，徐志远或许并不知道，或许早知道但藏得比较深。所以，她恨他。她估摸，他从心里也贼是喜欢她，自打二姐何芳去世之后，她就有所察觉，特别是近半年来，这种感觉越加真切了，却老是装圣经，喊，唬谁耶，好像自己有多修女似的！气得她真想变条疯狗跳上去照准他肩头狠狠咬一口，却每每又控制住。她想，这机会应该留给他，就始终给他留着。这会儿，她看着他那副扭扭捏捏样，觉得很是好笑，他越是表现出扭扭捏捏样，她心里反而越气。心说你就好好装吧，你装我也装，看谁能付得住劲，说那就快去快回！一扭身，走了。

徐志远两眼犯直，杵半天也没回过味来，心说，是让我出差快去快回呢，还是上厕所快去快回？也没说清楚。这人！

三姐夫刘德林家花格窗帘仍严严遮着。三姐夫住大院东厢上首两间。何姗住下首两间。

何姗回院后没直接回屋，而是来到他们窗下，裁耳细听，里面人似乎还在酣睡，啪啪猛拍了三下窗框，到点啦！到点啦！比猪还懒！然后蹇回自己房中。洗脸、刷牙，对镜子仔细修饰眉唇。

何姗只注重眉唇，从不给脸蛋抹这蜜那蜜。

她的皮肤生来光滑、透明，比上了釉的瓷人还可人三分。何府四姐妹中，虽个人样子出众，但唯独她的腰身和肤色得到了

母亲真传，她一贯这样认为。接下便是脚，她的两只胖乎乎小脚丫，跟她人样子不二，同样美到了极致。白得娇羞，嫩得含水儿。迷人劲儿看了让人想摸、想疼、想捧、想亲。尤其五根脚趾，有骨而不露、有瓣而不分，紧乎乎一个错落一个匍匐着，像猫，似睡非睡。这会儿，经她用粉色趾甲油在上面一抹，倏忽间这猫便活灵活现起来。可爱之极。单是这双脚就曾迷倒过很多或俗或雅的男人。包括二姐夫徐志远在内，她都觉着，她的脚比她的脸更能领引他的目光。

其实，这话并不夸张。女人的脚，在很多男人眼中，永远作为第三性而被诱惑和审美着。就如同阴器并非因生殖而设置；乳房不光因哺育而配备一样。脚的妙用同样不只是用来走路那般单纯。何姗尤其懂这一点。因此，夏日里，何姗很是讲究凉鞋的款式——横带竖梁。脚丫轻轻往里一套，束缚之中，就越发显得娇羞润嫩，使人无不生出怜爱疼惜之心。

涂抹完毕，何姗从衣柜里挑拣出一件黑色紧腰衣裙来，举起，从头顶套进。然后对衣柜镜子左右照量。蓦地，里面现出一张鬼脸，吓得她猛一哆嗦。见是三姐何婷的女儿刘芳，嗔骂，小丫崽子，你吓我一跳！芳儿说，小姨，你好好漂亮哎！小姨高兴，说真的么，你没骗我？芳儿认真地说，嗯，比我妈还好好看哩！

芳儿不再扒门框。进得屋里，说她妈要借口红用用，不怕水儿那种。何姗便拿过一支不怕水儿的口红，递到芳儿手里，说借一还二，你妈那么有钱！

都起来没，他们？何姗问。

没有，我爸还没呢。芳儿说。

何姗骂，这人，咋一点紧慢都没有！气冲冲来到三姐何婷屋里。何婷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嘴里不断催促刘德林起床。可床上的人反而越发打起鼾声。何姗便大步来到床边，嗖地，给毛巾被揭了。手一扬，照准刘德林那瓣肥臀，狠歹歹就是一巴掌，说起起！装啥，懒猪！

刘德林被打得噢一声叫唤，手捂屁股，说男人被窝儿也敢揭，忒不像话了你也！大嘴一撇，差点咧到后脑勺上去。何姗说

揭被窝儿算个啥，他的皮她都敢揭哩！

何婷在一边就不住笑，说活该，我说你不动，非得何姗这样治你不可！

何宅四姐妹中，唯何姗跟何婷关系最靠，从小就靠。或许是尖儿挨尖儿的缘故吧，平时两个人甚多来往，无话不说，无嗑不唠，好得跟一个人儿一样。

两年前，何姗曾受聘于本市一家杂志社，做编采工作。本来挺好，不幸的是，这个杂志社主编是个老处女。其实，问题也不在是否处女，也不在新老，而是这女人某根神经生得太是脆弱，不容一碰，表面上却老喜欢扮成一副马列脸——极正统。因此，大家都怕她，外号叫锅盖云，走哪哪阴，弄得杂志社上下死气沉沉。自打何姗出现，气候就骤然变了，就像阴霾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亮丽的彩虹，不管老少、丑俊，如同秧苗一样就都活泛了起来。没把老处女气死，终于急了，心说，这不是个尤物么？就眼睛瞪着找何姗毛病，还背地里派人调查她，说她与某某企业家关系不清。为此，两个人摔杯对骂，还差点惊动了110。结果，合同期未滿，老处女就迫不及待地将她赶出了杂志社大门。何姗心里窝火，又不敢给上房母亲讲，更怕让老爷子知道骂她。这一日，就过了三姐何婷屋里，将心中烦恼说给了她听。刘德林也在场，正窝在沙发上剪脚趾甲，听完乐了，扑扑吹吹趾甲刀，说不就那个孟老处女么？这事好办。说杂志社成立那阵，他曾为杂志社出过赞助费的，她亲口应承，说往后若是遇到什么危难划不开呛的时候，尽管找她。说这些年来，他还从没找过她哩，都把她给忘了。搬起脚丫子，使劲嗅嗅，说你放心吧，不就这点事么？三姐夫帮你拿下！何婷嘴喷山响，说瞧把你能的，认识这么一个大妇女干部，为啥早不跟我说？刘德林把脖子往外拧，说他也是拿了五千块钱才认识的，不是啥光彩事，怎好意思说。一乐，又说，咱妈说得对极，这世界上的事都是轮回的，谁也欠不下谁，到这会儿也不知轮了几圈儿，你看，又碰上了，想不讨回都不行哩。觉得拿下孟老处女已不在话下，遂不再议。将脚套进拖鞋

里，又嗅嗅指尖上的味儿，说何姗呢，我们还有个大事想求你给帮帮忙哩。怕何姗误会，说绝对没有一报还一报的意思，是事情赶到了一块。何婷说不然还要跟她说哩。何姗问是什么事。何婷说芳儿原来的学校教学质量太低，想把芳儿转到育英小学，可又不认识人，不知是否能进去。

何姗说那可是个贵族学校呢，费用比上大学还高，犯得上么？刘德林手一挥，说钱不是个问题，他要的就是贵族这名分。趁着现在有钱，不能不让孩子到最好的环境去接受最好的教育哩。何婷点头，表示与老公的观点一致。说争自己的命说到家，还不是为改变儿女的命运？光顾自己不行，那叫自私！遂拾下巴，往上房指指，说咱得吸取老爷子教训，一辈子净顾个个儿光辉了，末了咋地了？退了休啥啥不是了才知道操心儿女，晚了。他们的儿女，原本个个上等材料来着，却如今哪个也没踏得个锦绣前程。

何姗一直独身，品不出为人父母的滋味儿，因此，没支持，也没反对。说只是不知道她认识的那个男人，现在是否还在学校当教导主任，如果在，她想问题不大。当即接过刘德林手机，给那男人挂了电话。那男人还在，听是何姗求他，二话没说，电话里就举起了双手，表示十二分欢迎。

花儿花儿花儿……邻院那个小妇人，又在院里院外地叫了。花儿是只波斯猫，一个眼蓝，一个眼黄，很尊贵。小妇人在早见何姗便躲，特自卑，她们原是小学同学来着，人虽漂亮，但贼蔫。现在不躲了。自打给京城一个官人做了外室之后，不再受穷。两腿一撇，钱哗哗往里进。没爷们儿，只有一个女儿，和芳儿同龄，上下学天天有车接送。她说她就要这个劲儿，算个啥耶，不就是钱么？！

几个人收拾已毕，一块儿出了胡同口，哗啦五六辆夏利车几乎同时向他们奔来，刘德林一个没要，而是抬手将远处停着的一辆红旗轿车点过。司机贼聪明，一看便知他是想弄个景，没等刘

德林发话，随手将顶灯摘掉，塞在座位底下。刘德林非常满意，拍司机肩膀大加赞赏，说真有力见儿，行，等他发了大财，一定聘他做他的特别助理！司机高兴，于是，两膀一乍，武武喧喧，直将他们拉到育英小学院里。

那个男人果真准时在楼门口恭候着。这男人体瘦如猴，却两眼晶亮。原也是何姗的垂涎者来着，不光垂涎何姗的脚，哪哪他都喜欢得不得了，因自惭形秽，从不敢妄为。何姗也从不用正眼撩他。这次可是有了表现机会，不敢怠慢，赶忙跑上前，开车门，紧紧握住何姗的手，不停抖落，好一阵亲近。引众人上二楼，见校长。

校长也是个男人，五十来岁，肥脸，白唧唧的，很像案板上的一块嫩皮猪后鞞。却西装革履，一副总裁架势。何姗一进，肥脸便开始颤，绕出老板台，去拉何姗的手，一个劲拍打，说何大记者，你咋总也没来？是嫌庙小么？何姗满脸尴尬，其实他们并不熟，遂说这阵子忒忙忒忙，才没抽出空来讨扰。回头逐一介绍。说大校长，这事还得感谢你哩。校长嘴特会说，光溜面儿马上就还给了何姗，说不敢不敢，你大记者吩咐就是圣旨，岂敢不照办？

何姗忽悠悠就荡了秋千一般，头有点发晕，想会说话真好，刚才她还见他反胃来着，这会儿一下就平顺了。

其实校长人并不坏，是个归国华侨，特爱自己的祖国，所以才把钱从印尼拿回来办教育。便亲自做导引，参观了宿舍、教室、食堂等主要设施。并恳请他们留下宝贵意见。

刘德林和夫人不住点头，他们没想到学校的规格会是如此之高，安排如此到位，什么书包、被褥、餐具等等，应备俱备。

末了，校长问是否满意。刘德林扭头看夫人，夫人点头。都觉着是把女儿送进了天堂。

当下，芳儿就被人领了，向长廊另一头走去。

芳儿被人牵着手，不住回头，一副欲哭不敢的样子，仿佛被爹妈卖给了一个温情的人贩，或被过继给了一个虽富贵却无法让她快乐的人家。她毕竟才是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呢，并不真正懂得

父母的良苦用心。说去吧，去吧，下个周末妈就来接你。何婷向女儿摆手，故意装出坦然的样子给女儿看，却暗自安慰自个儿，说本来这是件好事嘛，多少孩子想进还没这资格哩！

其实，夫妻俩本舍不得这样难为孩子的，可不这样做又能怎么样呢？

这事说来话长。有一天晚上，刘德林手捧女儿学校让家长填写的《学生调查表》，脸嘟嘟着，半晌没吭。女儿只好又重复一遍，说爸，老师说了，父母有正式工作单位的，一定要填写详细，没有的，照旧统一划×。女儿说时声调很低。自打女儿上学后，他刘德林划过很多次这种×了，划一次心就裂个口，划一次心又裂个口，感觉像在判自己的死刑！他真想把那张纸撕个粉碎，然后摔到什么人脸上。好几天里，刘德林心情都很沉重。情绪一低，就容易胡想，不禁复勾起当初在何宅门前蒙受奇耻大辱那一幕辛酸往事来……那时，刘德林还不是何宅的姑爷，老太太武素芹压根就没瞧上他这个姑爷，就手拿笤帚疙瘩站在门口，损孙子似的冲他大吼，说你再胆敢勾引我女儿，我就拿你当流氓对待，也不撒泡尿照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得配！

老太太为啥如此否定他？不就因为他是个没有公干的散民么？

待二次上门时，没料想老太太真就急了，一根烧火棍顺手撇出，差点把他的后脑勺开瓢。双手捂住，蹲沓晃儿他就哭了，哭得很悲，鼻涕血流了一地，一把抵在墙上。后来便高息负债干起了倒煤营生。原以为给自己争了口大气，可何家大院仍不允他迈进半步。一赌气，遂用拼命挣来的钱，换得本城最大个金戒指，来门外晃，太阳一照直是千条瑞彩、万道弧光。紧接着又双手捧来会眨猫眼儿的链子，黄澄澄、沉甸甸套在婷儿腕上和脖子上。

这时，丈母娘才相信了他并非流氓，的确确实有点本事，方才答应和他正面一谈。

后来，他才知道，其实那时若不是婷儿以私奔和喝鼠药相胁迫，无论如何他也没有资格与老太太平起平坐在一条炕沿上谈话

的。当然了，这会儿里，丈母娘待他并不薄，因为何府上下唯他出手大方，而且还主动出巨资修缮佛堂，使武素芹如此俗名，划时代被人赞颂，并深深铭刻在了前院普度寺里那筒不朽的功德碑上，万古流芳。但他心里贼清楚，依他目前实力，他仍然比不得二姑爷徐志远在何府的分量，或许，这辈子也很难有机会超过那些拿官饷的人了。虽然他是个老板，但没组织可仰仗，更无法享受组织给人的荣耀，他的人格价值只能与金钱等同，没有钱就没有他刘德林，没有钱他刘德林立马会变成狗屎一堆。但是他想，尽管他自始至终都在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没能彻底改变，但至少他不能让这贱民的阴影，再延续到下一代命运之中。

三人出了贵族学校，接下便是办何姗的事了，刘德林说那急啥，你不想先到我公司视察视察？何姗在早根本不屑一顾来着，所以就一直没抽出空视察，这会儿再没有理由拒绝，便爽快应允，说行哇，但不能白视，你得管晌午饭哩！刘德林说真土，现在谁还把吃饭当回事，若不介意，他愿带她去按摩中心，吃洗睡一条龙，那才叫享受哩！被何姗一脚窝在裆上，疼得直翻白眼，再不敢胡说。

刘德林倒煤公司坐落在市区一条很深的巷子里。二层老式洋楼，气派得很。何姗仰头观看，不住赞叹。何婷嘴一撇，说啥气派，你以为这二层小楼都是他的呀，屁呗！只有一个屋，还是租的。被刘德林从后面猛杵了一下腰，嗔怪她一点也不会给自己老公脸上贴金，说能占得一个屋，就不愁将来占不得整幢洋楼。又说经商最忌足下无土，他们毕竟有了一块自己的天地！

楼道里无灯，三人摸索着上得二楼。刘德林从手包里掏出一串钥匙来，打开一个房门，倏忽满堂阳光喷射而出。然后侧身让进姐妹二人，复将门轻轻关上。回头问何姗，说咋样何姗？我这家公司还算可以吧？

何姗头一次来，所以处处好奇，就顾自打量。房间是装修过的，色泽已旧。一面特大号老板台临窗而设，桌子后一把高背真皮转椅，直冲着房门。桌面一侧摆着一部紫红色电话机，另一侧

是一些办公文具。有一绛紫色雕镂的石头笔筒，放在桌子正中，里边插着三支提斗和一根彩色鸡翎，或许是凤翎，斜担其间，架势仿佛专门用来签什么国际条约似的。东墙根立一排组合式铁皮卷柜，西墙角卧一溜转角沙发。何姗看罢，不住点头，说不错不错，蛮像那么回事。遂又推开套间房门，里边只放着一张双人床，床上叠着粉色缎面被褥，一对鸳鸯戏水的枕头摆在上面。不禁一笑，心说有意思哩，不知来了客户在外面谈，还是在床上躺着谈。回头问刘德林，说煤导——煤导是何姗对刘德林的特别称谓，不然叫倒煤太难听了，像是诅咒，也太不文化。一直是你们俩干，还是有第三者？

刘德林说，啧啧，这话说得多不受听！你别以为有床就一定有私情，啧啧。我倒是想征聘个第三者来着，可没法聘，你说来个男人吧，她眼热；来个女的吧，我眼热，咋办？只好空着！刘德林说罢，一屁股坐在老板台后面的转椅上，眉眼一屈，说呀，没把我累死！你说说何姗，偌大个机关，我又是这么大个领导，哪能事无必躬亲呢？呀，太难了！

何姗受感染，点头表示同情。

何婷手一摆，说别听他坐那瞎白话！又满屋一划拉，说所有这些摆设都是装蒜用的。你问问他，他会办公不？这买卖根本就用不着这个哩。停了下，又说可话又说回来，没有又不中，没个固定地儿，那不成了皮包公司了么？谁还敢相信你？里屋的床是给外人预备的，外屋的摆设也是给别人看的。当然，也是给自己看的，有了这个，自己心里也觉踏实，不再发慌。好赖不济，这也叫写字楼。

何姗乐了下，说我看就你们公母俩干，用不着添人，挺好。

何婷按亮茶几上的饮水器。从茶盘里翻过三只玻璃杯子，分别注了些水，摇涮，跟何姗说，她差不多每天都要过来看看，掸掸尘土，再看看有什么信件没有，唉，枯燥死了！老想跟刘德林到外面转转，旅旅游，可他嫌她绊脚。刘德林一听马上不乐意了，努力辩解，说我可没嫌你给我绊脚，是你不愿意给我拎兜才是真的！

何婷将茶水沏好，一杯给了何姗，一杯送到刘德林面前，遂用手捅了下他油亮脑门儿，说你想得美，我才不给你拎呢，这个家谁是领导，你还是我？刘德林马上附和，说呦呦呦，怪我怪我，老是分不开档，当然我媳妇是领导啦！哪有上级给下级拎兜的，是不媳妇？

错了，是太太，老忘！何婷纠正。

是，刘太太！刘德林站起，啪，给媳妇打个立正。

又错了，是何太太。是我娶的你，又不是你娶的我！

不，何太太是我丈母娘，你不是！刘德林一脸认真。

贫！何婷上去狠狠拍下刘德林脑袋。忽然想起女儿，旋即收尽笑容，说太太也不是好当的呃，白天见不着他人影儿，芳儿又送了贵族学校，这下可好，出来进去，就她一个人儿，能把人寂寞死。刘德林让媳妇不要悲观，说他早打算好了，等他干到了大资本家的份儿上，他一定划出一大笔钱来，让她主办个慈善机构或太太协会什么的，他听说外国好多有钱男人的太太们，都是这样过活。到时她喜欢咋花钱就咋花，不花都不行，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工作也赶不上花钱这项工作能让人快乐哩。男人挣钱为乐，女人花钱为乐，岂不两全其美？说这不，何姗在场，他说到做到！

刘德林说完两手一背，在地上开始踱步，样子像已经是了一个了不起的大资本家。

后来，刘德林为了践行对妻子允下的诺言，一脚踏在背字上，下场很悲惨。唉，好男儿结局自古都是很悲的么？还好，跪法场那一刻，上苍破例给他开启了一扇角门儿。这是后话，不赘。

何姗边噙唇溜茶水，边哧哧地笑。

实在说，何宅现有三个姑爷中，何姗最为赏识三姑爷刘德林了。这个死乞白赖非要进何家大院的上门女婿，虽然位卑貌陋，但人活得大气真实，何氏家族，还真得有这么一个大俗人掺和着

才不致死闷。西厢上首大姐夫马天路就不行，一天到晚像个冤种，看不到一点活人的滋味儿，也没滋味可让人品。或许是不同年代出生的缘故吧，一个院儿住恁么多年，却感觉很遥远，仿佛隔了一辈人。有时何姗就想，大姐何兵争强好胜，模样又出众，当初怎么就选了这样一个焉了巴唧的老公呢？痴迷他啥？当然，何姗那时还小，并不真正了解四个兜军装对何兵有多么重要。人倒本分，却不知本分是当今男人生存最大障碍，也是男人退化最为明显标志。大姐婚姻的失败，或许这是最根本原因。她想，要是换了她，她宁死也不会嫁给马天路这种男人，当然，刘德林这样的也只能做何婷的老公。

刘德林腆个大肚子，在地上还转起没完了。

何姗绷住脸，说刘德林，你给我站住！把肚子给我收回去，小样儿，还妄想当大资本家呢，不是我消灭你，就你这副德行，能做个私营小业主就已经不错了。说完，示意刘德林坐在她身边。刘德林下意识搓动两手，想坐没敢。被何姗狠狠乸了一眼，说熊色样呗，你拿过来！

啥？

爪子！

干啥？

叫你拿就拿得了！

哪只？

男左女右。

刘德林哈下身，乖乖把左手给了何姗。

何姗啪地打了一下刘德林手心，说伸直，别五齿耙子老佝偻着！啧啧，叫你伸直咋又弯啦？！好了好了，我不用仔细看了，就冲你这鸡爪似的手型，我已经知道你前世是啥变的了，往后还会变啥！推开。

何婷觉得有趣儿，不由凑过来，追问，会变啥？何姗你说给我听听。

唉，不说了吧。何姗摇头，样子挺是神秘。

别介，我心里得有个数哇，我是他老婆，他以前是啥我管不

了，往后是啥可涉及到我。得说，快说说！

甬催她，算个啥耶！刘德林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嘛，我的大运我自己知道，咱家老太太早就给我算过了，我不信！

咋算的？何姗反过头追问。

刘德林皱眉不语。咋问都不语。

何姗就迅速揣摩，想刘德林不肯说，肯定老太太话挺恶毒，把他给吓住了。眼下不比从前，刘德林是块肥肉，老太太是生怕这肉走向腐烂而生出毒素来，臭了何宅也毁了插在这肉上的三女儿何婷这朵鲜花。老太太一直有这个担心。不禁暗自发笑，说你不说拉倒，我也不想知道，咱妈的说辞如何，与我无关，我也不说信则灵、不信不灵那话。人命运不是算出来的，一出生就带着哩，科学家给个符号叫 DNA，可用比特表示，肉眼看不到，手也摸不着，深藏在血肉之中。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啥叫自知之明？就是清楚自己是谁，可有几个人能知道自己是谁？问刘德林，你知道么？

刘德林晃头。

何姗继续说，所以说，尽管每个人与每个人不同，却很难自明，这就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非高人点化不成哩。

噉一声，有人尖叫，如抓猪，或猪被抓。紧跟着便是满走廊的脚步声。听了让人心惊肉跳。对门那家倒卖粮油的秃顶总裁专门靠蒙人过日子，已蒙了好多人。老实一点的，就自认倒霉；遇见横茬，他就继续蒙。这不，又被这女人带一伙打手，给堵在屋里。何婷最瞧不起这种奸诈的男人了，心说，啥货呢，忒他妈损！就恨不能帮那女人把秃顶给骗喽。

刘德林噉噉冲何姗傻乐两下，手一摆，说你千万别点化我，我不想自找烦恼哩，我只知道我刘德林活着就得干，活好更得干，不干就饿死。房檐是绝不会掉馅饼的，即便掉，也是自己挂